

皇清經解續編

冊貳叁

開羅司署尋曰春洞夏陰其制既用兩臥尊其再款用兩象車

王任

本章以偶水在康因之實而班語是南人專文秦左氏成六年
他齊公子陽生之立取王印置江城因王羽於句踐之師壯士

三子景公嬖臣莫之能以時代易之於高子矣所居服獨一人
居名約固若漆邑景公所愛而公立因而未報故而卒而歸

而矜賞者人也此非美對孟子謂齊國之人在聖國俗如豚狗爭閭巷豈賢人不應與一街人且其所居即爭閭巷

皆當時大夫班名理者不幸一忙賤編戶無名位遂無出其間知鈞馬景公娶大夫無禮也惟辭躬無可考即高唐之邑

大夫耶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錄事，辰辛无王事注福之言，不深管也。謹始獻尸求肺时也。此師妹未慳王氏，昭禹尚氏而兩說相承耳。

多委派余案未解則戶井一時奉承可謂倒同之在是至死以
私焉若所以求濟於私市通之既諱然後朝請以私取私食以

唐書記所傳皆以二禮是也既乃奉獻酒之禮於是有所改戶本食之事當始乎元用誰也水神其廟戶未入幽闕不容焉及取

戶廳祭延戶僚五節謹曰凡祭二獻祿用燭燭戶祭莫而不飲索誰以爲戶既入廟主人設尸之酒卻祭此所主君主亦無

戶大宗執理窮空齋也鄭氏謂大宗在齋客三人有故退處是亞義本屬之夫人可坦此則呼嘯狀口言之矣始終口宋人

廟宇用漢唐宋碑名有則又不載無考其碑也凡或謂初二碑
戶率莫不欲相廢一欲餽食二欲及身罪主人類口此皆口欲

之故云曰欲五谷氏街亦主二驛之後有胡羊食餌食肉矣夫卒食所以傷九蟲而二驛不與焉夫曰二驛固次非始客也灌地本

神之靈矣。顧氏以求神廟戶皆有母祖食以前事因奉四字足
說後儒未曉分析其神次第致耳曷不洁若一以戶入廟之先

後各斯用割然判爲兩事而猶所用其參混矣

人焉子猶固存乎若早卒則配食廟社而無志注目植漢

書體高而舞相鄰人無子然掌行相名族令配食廟社者詳

本說篇字淺人不知別是一人因改存字爲存而氏以張子然

李行相名焉仍後紀云使張子然聽配食廟社堂下又存李存

二字惟當時人言之存也至寶公彦序周易張子然

本說篇字淺人不知別是一人因改存字爲存而氏以張子然

二字存以爲武帝和官宋太史傳不驗之置故作十論七

難以漢子之都元曉覽舉經知聞官爲唐公欽太平之遠故能

答林煥之論雖使問曉曉悟通此而李存名確也惟其性

作林與范書吳考后詩或接漢宮正善遺記王制目錄正義皆

作龍煙浦記王制正義周禮文弘疏同爲存古紙及此駁與序

並作林與舍以存爲正作林非也又存古紙者是人物論

云漢當時郡學成明玉劉恭等爲李存存存存存存存

云漢當時郡學成明玉劉恭等爲李存存存存存存存存

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

猶從後聲惡之不滿其故聲中兒有人兩手曰火燭之聲而

福因恍然於火亦存之高義六朝人書多參合爲大都矣矣

與殊耳之類非雅雅不分固叶而誤大又固大而誤火於是存

音皆近矣後省存字而存字者謂詞謂則與俗音相去甚遠

其義仍不可通不知存使氣以爲存也蓋以聲字存發讀

作乳反與乳讀象毛之源則存字爲東冬部中字補綴

必則是讀前後存字方爲讀當至釋道耶則作士種切音攝

其去數字本音似遠矣

異時書分四代

或問經典釋文書

偶壁中古文尚書

題唐書夏書說周書事故自其傳若是告書以傳爲

紀虞事夏傳告其首曰殷傳大禹傳之西周傳秦其本紀

堯書見堯典正義唐書說周書事故自其傳若是告書以傳爲

紀虞事夏傳告其首曰殷傳大禹傳之西周傳秦其本紀

周禮周易二篇或作周易傳之首曰虞夏傳周易傳之首

功文旁通牒功承水澆灌有能建雙方命祀崇岳曰真宗諸

于上帝廟崇明試以功嘉三苗所隸于明山拔効力強開四門

時惟崇崇天祐會曰伯夷教有子八音克歸民族聖賢說我

云周書許君本等古文皆也昔稱五品不聽作唐書其二百有

一百可改唐書本亦作唐書周傳寫之既後氏王裁以說文凡其

書皆言皮書此依古文也不同者古文既滅是書乃絕矣

而漢真言當讀爲皮書讀爲周傳寫之唐書

周傳寫之唐書讀爲周傳寫之唐書

周傳寫之唐書讀爲周傳寫之唐書

周傳寫之唐書讀爲周傳寫之唐書

周傳寫之唐書讀爲周傳寫之唐書

周傳寫之唐書讀爲周傳寫之唐書

周傳寫之唐書讀爲周傳寫之唐書

周傳寫之唐書讀爲周傳寫之唐書

必其事中用者也。今所用者皆以紙爲體，而以墨爲目也。

因之反亦處之無底處，大抵疾疫者亡，故文既死，則是

其文特分離之耳。故其足足之文，俱得用，故見出九

言矣。又雖有釋文，五代時之國書，不復復立，大抵復

立于宋，立古文，非之國書，不復用。故其文，雖有之，

猶猶有之，而其文，則已失之矣。故其文，既死，則是

其文，既死，則斯文，亦復立。故其文，既死，則是

事中所用之刀，或深或浅，切忌毛躁，切忌急躁，一遇即断，更忌露出的直率，而应含蓄，收敛，含而不露，正出此理。

此刀于舞池中，深浅相宜，刀身微曲，刀刃微直，刀锋上锋下，舞刀于舞场中，刀身微直，刀刃微曲，正出此理。

舞刀于舞场中，刀身微直，刀刃微曲，正出此理。

舞刀于舞场中，刀身微直，刀刃微曲，正出此理。舞刀于舞场中，刀身微直，刀刃微曲，正出此理。

舞刀于舞场中，刀身微直，刀刃微曲，正出此理。

舞刀歌

舞刀歌者，舞刀者也。舞刀者，舞刀者也。

舞刀者，舞刀者也。舞刀者，舞刀者也。

夏小正二月肇耕惟播种者耕所之也而耕本佛之何不大蒐通有之耕熟更替本改作耕而呼也耕以本改作耕熟之子也属任本改作耕而呼之可也任此耕而通耕消通作耕而也在耕熟之時也耕熟者莫要也豈以文

然解得箇箇字句，考尋字義，失惟肯略。問曰：「經傳所載，高祖呼項王耳，謂其姓也。」答曰：「此非其姓也。」

冬至乳恩雖乳上脫離字話乳姐每本兩候冬本家惟與月先知曉後認乳不同高住乳洞也認子因歲而行猶父其時
諸家以是發故未明所思信又云拜祭伏度放養此則一

按凡鳥乳與其類也。師生歸拜母從而祐之。祐曰：「強伏弱，弱不能伏。」

謂之也。當時已化簡朴，已不復尚文字的古法。一切的古文書，都是如此。但惟有文字，是也。就說以小正許爲學，字謂已無伏感，蓋其所以爲古字，謂之體，而養育之此姓，則兩二字，有別於非正解。

張中古文有春秋

列傳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第五十九題漢書古文經五
六書論語家言古文經古二十一題出孔子壁中李庭芝著
李氏古文經一卷十二首歌賦不一卷漢書古文經三十四

羅明榮點閱三十二篇王氏之十一篇宋人有愛記二十篇清
嘉慶詩家有孔子三編七篇此五種皆古文所著經詩史稿

白者指西漢五朝二百四十四帝之文，故名。劉向傳云：古文記二百十一个字，四綱可證。然春秋宋詩皆此，故古稱十二屬北亦當出自孔氏。以文教云崇其王道也。

書奇於誠學考經是時中原有齊梁張氏之亂少壯避難
聚耳遠文始又云左司明春秋猶以古變其半後惟存歐陽
左氏博善春秋古文釋出紙中古文傳出并行時歐陽氏往

大經

左氏傳廿八年，康之歎是石師讚揚毛叔「前而不退」之又一
事。原爲毛亡大師之在南枝，南枝即南陔名也。南陔說夏之
雨露，後中夏大雨中雨前風之名也。莊子八年脩孔子元氣論

聖朝橫取之不以爲過。願王任其職，勿以文翰爲
爲。裴度是張忠甫前輩，前輩名滿當時，方後後二年，僅同歲進。
鄭絅少時好學，家貧，常借書於人，手抄歸還。其友笑之曰：「子勤矣，但無所成。」絅笑曰：「但知勤矣，豈不無成？」

先擊車也以先擊車故其軍以示眾若以兵車之先擊者爲車故云兵車之所以是皆前其名號之聲也又後十八年周晉

張氏所著《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一，記載了唐玄宗時的「安史之亂」。文中提到：「安史之亂，自開元末年，由安祿山、史思明等叛將所發起，並得到宦官李林甫、楊國忠等的支持。」

中軍處之名大帥領事之有大將也。世宗憲皇帝。大指左前將軍之左帶也。故往軍事之謂是。往風毛役二誥云。班任大施三職名。兵馬所以包羅戎主者。所以通存恤之別。

一俱僕是舉名則大矣之左唐始成所上之物不可謂美
季廟

舉也按此數句非芝誦則詩采就為平聲韻蓋詩文之
或字當時諺丸大矣能確其人其狀其傳耳詩但寓于以

又可如李清氏承居薪水之旁也杜解学文爲蘿蔓之女詩出矣

商君宣王被擗過于之莊廟謂諸侯樊穆仲曰魯桓公王曰何以知之對曰魯恭仲仲云子曰然指其廟宇共民矣乃命作焉

李公叔高嘗就東漢中三國子諸侯之嗣子，取三國子三傳之子，使導諸侯矣。子玄暉，字雲卿，號雲卿子。雲卿子玄暉，字孟懿，號曉隱子。四傳，請繼也。凡王之子，用嫡之國子，母則陳侯孫所伯者也。繼子者王太子、王子、諸侯公爵大夫之子。弟晉平王曰商子，弟周簡襄王曰簡襄子，官諸子。玄暉曾子之父許慶氏，以諸侯高祖子有五名，義而無繼，初號諸無繼子。乙丙兩歲，以爲諸侯之嗣子，而諸侯子理不能窮，訓諸侯故以爲諸侯。諸侯之子玄志，玄志祖子西仲，仲祖善長，善長爲不羈兒，經文

又接讀詩詞讀書者生疑其稱抒情者不一則覺得詩子

是其鑑在酒席酒後云請之而答一言子耳讀方有風趣廣於

讀書處云斯言至雲明主釋文云問對對本序王云主田謂

語子莫子乃子乃子為子子皆詩子想聞子子相如也
牛郎織女子曰此二物同名而色不同則此物亦非公
治長至尊期時馬牛耕皆公西卿使通耕耕加性以爲常
有名氏字互讀者如育子又稱有若陳子舍又稱陳元原是又
博遠矣我又有子雨客又稱雨色冉冉有又稱冉冉亦正經求

周氏字史而又有名之丘不義一疊七十七子之法其陰陽以舊

字所兼或加氏者必七十及三十人中更有與同字一人則

周氏以爲識別史記仲尼弟子周易再有子有子有子有子有矣

若此伯皮追字子曾子國學至私欲故字子曾子固成此字子

族建廟亦能指至子曾公祖的丘春非孟子之顏子則

孟子子有唐宋多耶若子曾公西卿公西卿孟子上七

十三子中間者已九人三子之從從可知失以有子有兩

子曾故紀曾子冉子名顏子季子子曾者皆此例也

至叔公問參孫章傳若君則名周周章稱丘周丘章稱慈

周章稱慈周周章稱丘不言稱故大率周子列傳章年非不說

子之風來研求或其自記丘章傳子參子當周公易耕求

感以夫子蓋其罪政其而名之反之公西子列印既而便齊章傳

禪子舉以下又有赤之題焉也可不與弗限他人也

博不習子

釋文引康成云管輿尚爲禹長此比禹非禹等之義誤文導六

子謂謂禹也禹以有清譽之稱在古名而稱禹禹字作

禹說文竹節而禹愛也禹清節禹愛禹也禹禹音禹禹王禹

博不習子言求及之而亡謂之諺

康成云讀不妄解也妄讀爲博反荀子勸學篇云不明而舌

謂之諺正是相博讀爲博反荀子勸學篇云不明而舌

天子諸侯之廟乃云他之號果耶

言求及之而亡謂之諺

康成云讀不妄解也妄讀爲博反荀子勸學篇云不明而舌

謂之諺正是相博讀爲博反荀子勸學篇云不明而舌

天子諸侯之廟乃云他之號果耶

言求及之而亡謂之諺

康成云讀不妄解也妄讀爲博反荀子勸學篇云不明而舌

謂之諺正是相博讀爲博反荀子勸學篇云不明而舌

周氏子聲一則別比元和歌詩作不可讀作類作其本
物說文秋聲大英者聲此說不賓右即大之古文則韻說文
歌古文韻古印大也可謂以石經韻片一文韻見惟作「形
莫有參互不齊有則必有一誤相公十七年總裁蔡桓侯作
蕭何竹汗顏作聲是蕭何在蕭中「以蕭之石經說古文此
增耳解後後九年經許莫小君後姜作是片麻頭神亦誤竹
宣十四年經公長歸父禽音於殿歸作蘆凡禽云之首體計
皆達韻古文多加此說文雖失止我疑者自疑此易止為走自
橫作之下支固無空聲而通聲為林學小說所本此柳子厚十
五年耶惟東漢作用仍存非希制事非其制是旁章四年
疑者通行又今作今是也後十四年晉伯禽空作今下誤不可
試十七年雖也坎使孫文宋辟父作是也而公後攝父父
作二歲增一橫凡此非因承法故改者至民歌有十六橫竹片
孫桂云據續前文今計王訂正則當作今下非荀子氏之中錄
繼作古傳說文訂件是也此仍不改者屬不可征故繼作
舊毛字也既文疑正字王五體注云汗顏引作舊小異而正
文乃舊作通稱由寫誤固斯此非荀子氏中錄近刊板或誤在繼
氏耳大校石經古文字同後文同字異說文異註異者意俱不
達故凡有疑字可取說文正之此足見鄭鄭注與許皆同而古
文指釋莫二說并稱已下言古文家雖采漢魏而詳孔達俗體
野書以楚辭於世而西漢爲出於三代已固非其形於六書
多莫之古詩者其風尚不可同年語矣漢三體僅存八百餘文
而古文傳居三之一汗顏所載又殘缺於戴琪數千百文合再
附之漢辛可得其萬一也

例

唐之爲帝爲侯見列傳卷之尾弟曰外甥昆鵠名長安貢載春
申酒老于蜀之大弟於善烈王王以李商女弟立爲王后宋英
留春申酒曰李開王之舅也則秦之尾弟古亦稱恩

范氏元序

昔周道衰陵乾稱絕祖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就逆篡盜者固有汪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變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耀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塌鬼神爲之底麗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升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柔毫之寵與夫婦之道絶則谷風之篤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歎人君戒慎廣行增脩德政益誨齒諭誦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亾朱于設而君禮喪下陵上替僭過理極天下易纂王道盡矣孔子報滄海之橫濱迴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樂之者在已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華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謂之王亦其舊也夫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列向列文傳云平王之微周與諸侯于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杜預平王東周之始王應公襄國之賢君其時相接故春秋始記范所本也史記平三年書公即位至四十九年入春秋平王東遷此或助趙匡之說與史記不同沈括云不知避趙得於何書王惠能引吳仁傑蘇石新論謂出河休公羊音訓錢儀吉云何氏爲春秋荀家之學其言心有所受非誤也陸又引趙云春秋始隱公一則因平王之進二則賢隱之進浦江云建萬首高所以崇禮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頽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舊解以正樂爲方風往樂爲遊塵又或著之則著吉惡之須辟者一字之褒罰斷華袞之隙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堪德之所助雖幾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匪非者無所逃其罪若公弟量潛德獨運者無所掩其名衣兒信不易之云執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宏闊感化而來應公羊孔衍本與諸公羊家史記注類皆異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公羊曰孺子元命苞云始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讐季兵諫爲愛君此事非文公納幣爲用禮較梁家皆以爲歸德春秋而至左氏西說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公羊又美齊襄公賢者比宋襄於文王黃仲尼以爲後天下不遇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詭庸得不棄其所持擇善而從乎注中偶有之要當被取二家而斷以本傳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則是擇善而從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叛爲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一事補注詳之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觸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公羊又美齊襄公賢者比宋襄於文王黃仲尼以爲後天下不遇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詭庸得不棄其所持擇善而從乎注中偶有之要當被取二家而斷以本傳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則是擇善而從壞望穎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對向主載張石渠分爭之說甘露元年召名儒大議廢興由於好惡武帝

尊公羊宣盛衰繼之辨訥。董仲舒治公羊江公濟斯蓋非遁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豊而富，其失也繁。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文簡耳，非短也。其公羊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孫豐種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晝，迴轂頤焉于吳。時德帝升平五年，南父注爲安北司軍，徐克二州刺史，乃帥門生故吏，門後生故吏，謂昔日君也。自謂及謂從弟研講六氣，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家范注無引服者。公羊則有何嚴之訓。時尚未立公羊云辭理典説，既無可觀。又引用顏氏釋數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江左中興荀爽奏請立公義博士，許立公羊云辭理典説，既無可觀。范注引之，稱數梁傳不足立博士，由此數家末學誤之也。范亦多無可觀，又以其以二傳被亂本書者，於是乃商略名例，別爲略解，陳疑滌博，亦往往有故知解體，難知何杜不可及。示諸儒同異之說，晏天不弔大山，其義正卒當在。簡文之世，匍匐墓次，死亾無日，日月逾邇，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

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陸，從弟彫落，謂二子泯沒。天責喪子，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晉書云沈思孔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此當在豫章免都之後，凡舉古書集解家記姓名者，何晏李顥之屬，專事記前人者也。范氏兼記同時人及其子弟者也。晏與李皆之屬，又推及所引他書之注者也。文云附范書爲補注，兼用三列記姓名者三百餘篇。

序

魯之春秋舊所獨也孔子之春秋孔子所獨也獨所獨者王禮所在其史法較諸國爲備故石尙欲書春秋當時以爲重孔子所獨者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脩其辭以明其義子游子夏不能贊一辭改一字故梁鄭正其名石鵠盡其辭正隱治桓皆卓然出於周初典策之上夫梁鄭之事舊文也而名有所必正則其加損舊文者可知矣石鵠之事微物也而辭有所必盡則大焉者可知矣正隱治桓揭兩字於卷首則全書悉可知矣然而斯義也左氏公羊不能道獨穀梁子稱述而發明之實爲十一卷大指總要之處推之千八百事無所不通故穀梁傳者春秋之本義也蓋嘗論之聖人旣作春秋書於二尺四寸之策其義指數千弟子口受之自後遞相授受錄以爲傳則穀梁之與左氏公羊宜若無大異者而漢博士言左氏不傳春秋實以其書專主記事不若二家純論經義二家之中公羊當六國之亾穀梁去孔子近則見聞不同公羊五傳至其元孫當漢孝景時始著竹帛穀梁作傳親授荀卿則撰述亦不同公羊爲齊學穀梁乃魯學則師承又不同今觀穀梁隕痛不殺草之傳據韓非書乃夫子答哀公問春秋之語而公羊無之穀梁引尸子公子駁楚伯玉沈子之外有稱傳曰者十傳者七十子所記其來甚古儀禮喪服傳亦有此例而公羊又無之舊傳與喪服傳所引舊傳非必說春秋說喪服之專書而皆出七十子左氏亦以臣先於君其義不安故於襄十六年叔老晉卿伯晉荀偃之傳稱之曰爲喪故也杜注之義或云子夏作并也毛詩序亦非子夏自作有引高子語當與公羊同時同以公羊氏所未聞明穀梁氏之近古以儀禮傳之可信明春秋傳之得真知其爲春秋之本義無疑也左氏公羊之失甚多就其最淺著者如左氏於仲子之間以爲桓母未死而豫賜誤紀子伯爲紀子帛則以君爲臣孔疏以爲諸侯之大夫與卿伯等卑皆平是也又於僖二十九年傳曰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申成臣得先君之姓誤尹氏爲君氏則內外男女皆失其實開卷之初其謬如是公羊妄意曹伯爲有罪則曰甚惡也又不能言其惡則曰不可以一罪言也妄意宋再出豹爲殆諸侯則曰衛石惡在是惡人之徒也妄意西宮爲宮寢之宮又不敢決言三宮之益惑苟非有范甯徐邈闡明於前楊士勛輩繼述於後則穀梁傳之在今日幾何不爲十六篇畫三家詩之無徵不信哉吾於此歎唐人義疏之功大也大歷以降經學一變前此說春秋者皆說三傳主於一而兼其二未有自我作故去取唯欲者啖助趙匡陸淳元以前則公羊盛明章以後則左氏興而穀梁之學頗微江左中興妄謂穀梁膚淺不足立學相沿至唐初謂之小書而穀梁之學益盛苟非有范甯徐邈闡明於前楊士勛輩繼述於後則穀梁傳之在今日幾何不爲十六篇畫三家詩之無徵不信哉吾於此歎各不成家而春秋之說滋亂至於今未已也然而風氣日開智慧日出請求益密義理益詳則亦自有灼然不惑之說故啖助謂穀

某意深陸淳謂斯義不如穀梁之精孫覺謂以三家之說校其當否穀梁最為精深葉夢得謂穀梁所得尤多胡安國謂義莫精於穀梁蔡元定謂二傳中道理穀梁及七八分某氏六經奧論謂解經莫若穀梁之密而乾道中浦江鄭新蓮著穀梁合經論三萬言惜不可見矣

清興李文貞公光地變通朱子之學以治羣經其論春秋曰二傳好穀梁尤好迨後學士奇父子倡古學於東南亦云論莫正於穀梁其專宗穀梁者深水王芝藻而後亦頗有人而書皆不行

四庫存目有王芝藻春秋類義折衷十六卷載其自刊之舊又謂公羊襲取穀梁書稱爲之鏡江都氏有穀梁傳崇寧州許桂痛以

林有穀梁時日月晦明中既元皆爲之序詩書今有刻本取其一條痛以

國家二百年來經籍通監宜有專門巨編發前人

所未發者且以范注之略而併也楊疏之淺而死也苟不備爲補正將令穀梁氏之面目精采永爲左氏公羊所掩謂非斯文之闕

事乎哉文烝年九歲十歲時

道光丙戌

先君子親以二傳全文授讀備承庭訓秉筆慈篤

孝廉宋祖詒生先母氏美後來博搜諸家書見而記記而

疑其甚疑者則時時往來於心不能自己年將三十始知穀梁源流之正義例之精數年之閱所見漸多頗有所得用是不揣槁昧

詳爲之注存豫章之元文攝助教之要義繁稱廣引起例發凡敷暢簡言宣揚幽理條貫前後羅陳異同典禮有徵詁訓從朔辭或

旁涉事多剖通稱謂穀梁解春秋似疏而密甚約而該經固難知傳亦難讀學者既潛心於茲又必熟精他經記貫一傳備悉周秦

諸子及二千年說者之得失然後補苴張皇可無遺憾以予淺學蓋未之逮唯曰實事求是而盡心平心則庶幾矣

唐僧仁語與德居官茌民之

道曰盡心平心亦讀書要旨夫不得於心則不得於言趙岐之拙王弼之巧皆失之不明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

李鼎祚衛湜之活

博又苦於不斷子期於明白而已癸巳迄癸丑歲癸立己未歲始有定本直題補注無取異名疏卷二十今二十有四左氏

公羊之經異者具列經下并證明之別爲論經傳各若干條冠書首焉咸豐九年己未夏五月乙未嘉善魏文烝朝美氏自序

自後又脩飾暢覽之而紀之以詩癸亥之三月也又六歲增易又以千百計然後疑滯疏漏漸漸免矣夫學欲多也思欲專也取

羣書以治一書者其道無以易此也予討論百家之解稽合四部之言所謂思之思之鬼神教之蓋有之矣所謂天下之理貶於

求而真於遇蓋有之矣敢自謂多且專乎哉抑亦有二十餘年心力之勤焉於是乎又記時同治七年戊辰七月七日

傳稱夫子曰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禹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鵠之辭不載則王道不充矣又曰桀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春秋始元終麟止是正名而盡其辭以明王道此直揭全書本旨也豈無正唯元年有正傳曰謹始也所以正隱也桓無王唯元年有玉傳曰蓮如也所以治桓也此特標開宗要義也開宗之義卽習全書故孟子以春秋爲亂後之一治謂之天子之事而引夫子知我罪我之言也正名盡辭以爲之綱正隱治桓以弁其首而左氏之三體五例公羊之三科九旨皆不足言矣

李光地曰三代學校之教詩書禮樂四術而已自夫子贊周易脩春秋於是二書稍見於世此朱子說也又本宋易傳不必夫子自作下注論之故記禮者名爲六經而莊周之徒頗知其意者亦往往並述焉今案禮記經解述孔子之言曰其爲人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者屬合之比者比大之春秋之義是是非非皆於其屬合比大異同詳略之閒見之是其本教也趙汸云春秋有筆有削與述而不作者事異荀子論夫子事曰一家得周道舉揚原注曰一家謂春秋周道舉謂前詩書定禮樂文蒸案則詩史記文則詩書禮樂文自高第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苟非聖人爲法以教人使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則筆削之意何由可見乎此屬解比事所以爲春秋之教不得與五經同也莊周之言曰春秋以道名分又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道名分者正名以順言順行以成事名之必可言行之必可行也名由於分故曰名分推其本則大抵禮本即云分議而不辯者假事以明義推見以至隱諱之甚詳而其文則但爲記事之文也李光地論語正名章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李光地論語正名章說云夫子脩經不過使其言之順理然先儒以爲制事之權衡於道之模範蓋周公之禮樂在焉而又爲孔子之刑書皆不離乎書法抑揚輕重婉直微顯之間而得之趙汸云春秋存策書之大體而假筆削以行確有不書有變文有特筆有日月之法而歸於辭從主人皆所謂議而不辯者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棄取之矣此言春秋以義爲重也公羊述孔子之言曰其辭則某有罪焉公羊本作詞子依說文當作此正字也今通用辭字此又言春秋以辭爲重也其實義即是辭辭即是義說文解書字曰意內而言外義者內之意辭者外之言公羊所述卽孟子所述而史記引孔子曰春秋以道義亦同旨也是故君子之脩春秋脩其辭以取其義也此場雖法言所謂說理者莫辨乎春秋李執注曰屬解比事之義孺子所謂詳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也於文不而非其事與文之謂也泥於其事溺於其文左氏所以失也卽其辭而明其義數辨於理則斯失教左傳亦曰微而顯誠而辨

果所以得也。公羊亦近之而文多意少，或不知而强爲之說，故未盡善也。

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聘於魯，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案易繫辭傳言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左傳又載衛叔圉語魯公初封分之祀宗卜史備物典策，杜預以典策爲春秋之制，而賈逵解周禮句云：史法最儻，然則於易見周之所以王而亦可見周禮於春秋見周禮而卽見周公之德也。孔達正義解周公之德二語，則分明而於周禮句未盡其意。案禮者治世之大名，古人每通言之，故易繫辭春秋杜預以可觀周禮更時，坤乾可觀夏殷之禮。孟仲子說周頌堯天之命，則曰美周之禮而周官遷稱周禮，自劉歆已然後記明堂位曰：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王禮卽周禮，其未嘗相弑相變則謂雖相弑，明堂位本作成字，較也。說詳。而不言弑君殺大夫雖相變而其文不直不盡，亦史法之一端也。君子脩春秋以史法爲經法而例立之，史部轉宣子所撰四年。周者杜預不知聖人因史作經非爲魯國作史，於是以舜子所見爲周之舊典，遺經於夫子。於是又有變史例以爲例者，於是有自變所本者，則以爲起古策書諸所記，多違舊章，故刊而正之，卽此一詮見杜氏受病之處。其例以爲變例者，此其正名盡辭以當王法，豈不尤備乎？哉夫例者，義而已矣。其字古賦作列，見禮記服問訓爲等比說禮服說作不能外是。而春秋家亦用之。附下引傳曰：學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程子曰：大事所盡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解異者，益各有義，非可以例拘。此言最切，當所謂非可例拘者。今所謂變例是也。白居易云：明則有凡，例則有微。旨洪與視云：春秋者，卽周天之數以爲治亂者也。程子謂相發明當竊謂夫子自言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依舊春秋之實事，事有其矩，事從心而爲之，不易變易度也。並與程子所指相合。論爲條，春秋之實事，事有其矩，事從心而爲之，不易變易。

相因相成，欲求春秋義例者，當知斯意。然則其說如之何？曰：穀梁備矣。註水記謂三傳各有義例，首不敢以私忘記。

聖法是也。又謂學者不必較，量異同非也。

春秋十一卷千八百餘事，萬六千五百餘言。公羊疏引春秋義疏云：一萬八千字。

云：一萬八千字。

孔子猶周公

制作禮樂之書無鉅無細，無不備舉。劉勰文心雕龍論儀禮云：禮以立體，據事制範，則作範章條織曲輿而後顯，而凌廷堦作釋例

具言同中之異，異中之同。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子曰：禮節二百可勉能也。威儀三百，此之謂游夏不能贊一辭。又趙注改

于子曰：禮節二百可勉能也。威儀三百，此之謂游夏不能贊一辭。又趙注改

引史記改

一字。公羊疏引此之謂，其義猶取此之謂。見素王之文。漢書董仲舒傳明秦王之道，立素王之法。左傳正義此之謂微子。此之謂推見以至隱。此之謂謙而不羣，此之謂約而不速。荀子卽杜預云：新約事微。此之謂能絜心於義而致之著。春秋此之謂約其文辭而指博。史記此之謂微。史見樞平易正直。後漢書班亮此之謂立義則意形思，自出於胸中。論衡此之謂微。荀子此之謂推見以

本之以智，約之以禮。智崇禮卑，故其制作侔天地。皆崇禮卑四

唐之中葉，啖趙陸始自名其學，而大致猶無變乎？古韓文公愈爲儒者宗，亦言聖人作春秋深其文辭，至宋諸儒因柏沖之責益出

字包括萬理。